

蔡金才 著

又是一年 春草绿



花城出版社

目 录

序.....	雷 铎 (1)
潮阳, 古老而美丽的侨乡	(9)
棉城情思	(12)
达濠之恋	(17)
东山晨曲	(21)
金海湾	(24)
海滨, 仲夏夜之梦	(27)
最后的心愿	(31)
悠悠岁月	(35)
一片绿叶	(39)
友从远方来	(42)
真诚依旧	(47)
钱行	(51)

烟雨星湖	(55)
记得那个春晨	(59)
没有星星的夜晚	(62)
又是一年春草绿	(65)
童年，我曾离家出走	(69)
父亲的怨怒	(72)
父亲的歌声	(75)
父亲的手	(78)
童趣	(82)
迟到	(84)
草棵之歌	(87)
楼前那片绿竹	(90)
海上的笛声	(93)
月夜琴声	(96)
吞铜珠	(101)
吃西瓜	(103)
消失了的水果摊	(106)
孩子的笑容	(108)
风物三题	(109)

珍妃井	
景山槐	
二 泉	
鼎湖山二章·····	(112)
买麻藤	
木沙罗	
生活的思索·····	(115)
访友	
下乡	
小城人物·····	(118)
诗痴	
花痴	
长街短语·····	(121)
买花	
卖花	
拉提琴的小姑娘·····	(123)
墓地前的相思树·····	(125)
孔林的老者·····	(127)
旅途上邂逅的姑娘·····	(128)
给一位尼姑·····	(130)
致少年学友林君·····	(131)
潮汕风情·····	(133)

彩街画廊	
剪纸艺人	
乡情曲.....	(135)
水泥公路	
加工区	
侨乡二章.....	(138)
学画	
魂归故土	
佛寺里的现代风.....	(141)
小僧	
汽车	
女英歌.....	(143)
潮汕和闽南.....	(144)
珠海的路.....	(146)
香港杂记.....	(147)
习惯称“同志”	
妹妹的阁楼	
孤寂的老人	
姨妈的烦恼	
热闹的婚宴	
火树银花圣诞夜	

菲律宾女佣

宝莲寺吃“斋菜”

鲁行散记…………… (159)

琴岛夏夜

孔林朝圣

泰山索道

滇黔行…………… (164)

石林何花

苗寨抢亲

夜航太湖…………… (169)

又登长城…………… (172)

游寒山寺…………… (175)

游文天祥祠…………… (178)

游灵山寺…………… (181)

游双髻峰…………… (186)

从文无悔…………… (190)

文光塔下的纯情歌手（代跋） …… 董建伟（194）

序

雷 铎

潮阳市文联主席蔡金才君，有书出焉，名曰《又是一年春草绿》，邀余为序。蔡君第一本集子曰《杨梅集》，皆是极精短的小品文，广东已故诗人黄雨老先生为之作序，颇有赞赏之辞。

蔡氏之文字，以质朴天然，贴切真诚为第一要义，表达亦以“求真”为第一要义，故，读其文而可见其人。

老实说，余与蔡君交，亦不算浅，但数次交往，蔡君皆以“地主”身份出现，作“招待”，作“导游”——记得第一次与蔡君交往，大约是七八年前，偕了秦牧、黄雨诸前辈，作潮阳古迹胜景之游，蔡君为“地主”盛情可感。如今秦、黄二前辈皆已乘鹤西归，人事莫测若此，读故人文，感慨系之。

我对蔡君之“知”不多，故此次应邀为序，便先从

笨工夫做起：读原作，一点点“破译”作者的来龙去脉，尔后再作“读后感”。

我先从书末的《代跋》读起，作者是蔡兄扶植过的文学后辈董建伟。董氏的这一篇文章，写得极好，蔡兄的为人、为文，于文中跃然可见，很真诚很写实又很天然且优美，对蔡兄的大概身世，为文的认真执著，为人的真诚朴实，写得很有韵味。我把它当做蔡兄文章的“导读”。

但读罢蔡兄作品原文之后，我对董氏对于蔡兄为文风格的一段评论却是持了相反的观点。

董氏说：蔡兄“写的尽是一些美好而温馨的事情……如同啜饮一颗晶莹的露珠，他是极少写到一些阴暗的事情的……”

我说的“相反的观点”，在于我读罢全书之后，心情并不“美好而温馨”，而是“迟滞而沉重”。

先从蔡兄的身世说起。

我把蔡兄散见在前 20 篇文章中的偶尔提及他自身经历的片断重新组合一遍，发觉他的身世（包括从文经历）大约是这样的——

蔡兄的童年与少年，是在蛇岛度过的。儿时家贫，父亲靠“挑八索”推一辆小木车，起五更睡半夜摆小摊养活一家十口人，母亲四十四岁时死于饥荒，弥留之际

仍在为七个儿女的生计而操心。蔡氏少年时，正值天下动荡，世道艰难。在今日五星级的汕头“金海湾大酒店”背后的海滩上，少年的蔡氏，捉蜆蜢时曾险些踩到腐尸——那是出海遇风翻船后被冲上岸的渔民尸体；在今日蛇岛繁华区的新华电影院旁，从前过惯了寄生生活的妓女，不愿参加“改造”，随了旧时茶楼妓馆的老板，到街头茶摊当“招待”，坐在茶客大腿上，将嗑出的瓜子仁飞入茶客口中。少年的蔡金才，为家计，曾在这些过后不久便被人民政府取缔了的茶摊间穿梭，叫卖香烟，赚几个家用的钱；上了小学四年级，迫于家境贫寒，蔡氏曾为卖“油炸粿”（油条一类）而差点辍学。

母亲病逝后，1960年，蔡氏离开“十里楼船，百载商埠”的汕头市，到当时还是十分落后的潮阳县达濠，三年后转到棉城做教师，此举原是“客居”，不料一“客”“客”了35年。如董建伟在《代跋》中所说，蔡氏也曾多次希望能调回汕头，“回到这座曾有过他童年梦幻的海滨城市，但终因没有机会以及他不善交际不善算计而搁浅”。故园咫尺天涯，遥远若梦。

如今蔡金才已是为人祖父了，他大约已经没有了重返故城的奢望了。“记得少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人生，便是这样如云如梦地一点点在一个常怀赤子之心的白面书生面前消逝着。

我说的“心情很沉重”，并不仅仅因为蔡氏的经历而引起，更因为蔡氏的厚道到无怨无尤而引起。蔡氏在本书末尾的《从文无悔》一文中，轻描淡写道：60年代中期，他因演过话剧而从中学调入文艺宣传队，尔后又调任县刊编辑，联系农村作者，“转眼廿多年，一批批业余作者走马灯似的从我身旁匆匆而过。他们带着各种心态、各种动机向我而来，又带着不同的结局走向四面八方。开初，他们总是揣着一篇或厚厚的一叠稿子，那神情又恳切又真诚，常常令我感动”，于是他披沙拣金，为人作嫁，但一旦境况改变之后，“大多数就此与我‘拜拜’，断了联系。”“奇怪的是，随后总是有另一批人步他们的后尘而来，同样是带着一篇或一叠稿子，同样是带着恳切而真诚的神情。”

读到此，我无言，一种沉重的无言。

其实，从蔡氏的一些写友人或熟人的篇什中，亦可读出他自身的一点影子。例如，画家张老，是50年代第一批省级美协会员，但半个世纪过后，张老家里竟窘迫得连一张画桌也没地方摆，“如果张老现在就有一间画室，哪怕窄窄的，小小的，只要放得下一张画桌，那该多好（《悠悠岁月》）”。而另一位友人，在刊物上发表过翻译小说，却英年早逝，“你是一片普普通通的绿叶，有了你，自然界或许会添一份绿意；没有你，大自然也

不失其生意盎然……但你过早的逝去，却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悲痛和惋惜（《一片绿叶》）”。还有一位老人，是小城的“一介寒儒”，曾将用蝇头小楷誊正的四五百首旧体诗稿，送给蔡氏指正，蔡氏为老人选编成册。蔡氏这时才知道，印刷的钱，是老人几个在外当工人的儿子，“每人都从日常费用中节寄来一二百元，加上他自己多年省下来的积蓄”，蔡氏几经奔走，诗集终于获准出版送入印刷厂了。但老人却于此际，“在难捱的等待中猝然去世”，“老人病终前，手里还紧攥着那本诗稿（《最后的心愿》）”。

蔡氏用极质朴又极深切的文字，记述了这样一些“寒儒”的形象，可以想见，蔡氏是如何“惺惺惜惺惺”的。

最令我动容的，是不足二百字的《孩子的笑容》，“外孙女在我的臂弯里甜甜地睡去。外孙女不足半岁，我想她是不会做梦的。即使会，她的梦境也一定像蓝天一样辽远，一样明净……我小天使般的外孙女，你还未经历生活的烦忧，未遭遇人情的冷暖，未识得大人间的虚伪和势利，你才会有空灵澄澈的梦，有清纯而不装作的笑容”。读至此，我几欲落泪。

恕我如此絮絮叨叨地复述蔡氏文章的内容。它们本

来面目也许不是这个样子的——它们各自独立，每一篇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明丽之处，但我以我的阅历去读它们，于是便组合出两个字：“沉重”。

当然，蔡氏有些篇什是极澄澈的，例如，《迟到》一文中写到蔡氏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姓李的女老师。蔡氏因家计，卖油炸粿连续四天迟到，又不敢如实告诉老师，第五天清早，卖罢油条回家正想赶路上学，发现李老师已在他家里等他，“看样子她已知道我的秘密。她用爱惜的目光望着我。我喊了声‘老师’，便默默端起饭碗”。第二天，作者还要去卖油条，被妈妈制止了，妈妈“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钞票，说：‘这是李老师送的，她说你卖油炸粿能赚多少钱，她包了！’我差点哭出声来。”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回首往事忘不了这位善良仁爱的女性，他在文章末尾写道：“几十年过去了，李老师，如今你在哪里？”

文章虽然叙事是苦涩的，但笔调是温馨的。

另一篇《没有星星的夜晚》，说的是作者从汕头回县城，在过海的轮渡上遇到一个问路的“外省妹”，恰巧同路，囿于男女之防，作者起初极拘谨，同船同座也不敢搭讪；后来，想起自己在特区打工的女儿，“我揣想，这姑娘也有一位像我一样时时在为远行的女儿祝福的父亲……一个妙龄女子，单身独人黑夜里在异地他乡

闯荡，如果遇上歹徒，或是搭错车，都可能出现意外”，这才问起少女的去处。这也算是颇温馨的一篇；但结尾又有这样一句，“我曾偶尔与人谈及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中邂逅的那位姑娘，旁人却不以为然地说，那女子一定是‘鸡’（妓女，序者注），你被她骗了”。

温馨中依旧有沉重在。世情这般冷漠。

请读者恕我如此饶舌于蔡氏文章的内容而未论及他的文字艺术。

但我以为一切已经“不言而喻”了。实际上，我所引述的，仅仅是本书前半截的部分文章，他们原本只是一些“散珠”而已，本是短小的，轻淡的，且作者的文字风格是极质朴天然的，但竟能让人读出挥不去的沉重来，以一本散文集而言，其艺术感染力，岂不是“尽在不言中”么？

我历来觉得，世界上做文章最难的，是“用最平易的词汇，组合出不平常的效果来”，蔡氏用了“最平易的词汇”，那么，“挥不去的沉重”，是不是一种“不平常的效果”呢？

我之所以未提及后面的文章（多半是游记与小品文），是因为我觉得，它们不及前面的篇什那般带着作者生命与岁月的血肉。

黄雨先生在序蔡氏的《杨梅集》时说：“我建议他取名《杨梅集》，承蒙作者采纳了。我的意思是：杨梅者，细小、鲜丽，酸甜可口，正好用以比喻这些文章”，我原拟效颦，说，“我建议他取名《橄榄集》，我的意思是：橄榄者，微苦、略涩，但苦涩中又能嚼出甘香来——或者反过来说，甘香中带着它特有的苦涩，非有阅历者，不爱这一类‘苦果’。”但这是一篇迟到的序言，蔡兄的书，已经排印，大约封面也已印好，写下这一段“闲话”，聊与作者的第一本集子呼应也。

潮阳，古老而美丽的侨乡

客居潮阳二十六载，对潮阳的山川景物，渐渐地产生一种依恋之情。我虽然不是潮阳人，但说起这古城的风物故事，却比说起我的故乡更加痴情。

潮阳这个名字，早就因韩愈的“夕贬潮阳路八千”的诗句而播传远近。一千多年前，这位“文章浩瀚雄千古”的潮州刺史韩愈，来过潮阳祭海神，又跟那位开创灵山寺的大颠法师论儒谈佛，留衣惜别。他匆忙的脚步，给潮阳的山水笼上一层神奇的色彩。当历史的车轮辗转来到宋末烽烟弥漫的岁月，苦难的大地却荣幸地迎来一位浩气荡胸、忠贞赤胆的民族英雄。名垂千古的文天祥，在潮阳留下的“终南”、“和平里”手书石刻，和那壮怀激烈的英雄故事，又使潮阳的山水更加身价十倍。到了近代，爱国诗人丘逢甲离台内渡，来到潮阳东山书院主讲三年。他寄情自然，慷慨悲歌，写下了一百

多首吟咏潮阳历史景物的诗章，潮阳的山水因而益发添了灵气。

然而，除了先贤的芳踪墨迹，古邑潮阳的令人神往，还有那一处处绮丽多姿的游览胜迹。“莲峰海色”、“东岩卓锡”、“灵山留衣”、“虹桥跨练”、“玉峡山辉”、“大湖晴波”、“麻田紫气”、“龙首环青”，这是“大八景”，而每个风景点，还有“小八景”：东山八景、灵山八景、莲峰八景……大八景好比一座座花圃，小八景宛如一盆盆奇花，把潮阳点缀得芳菲摇曳，花团锦簇。更有涵元塔、祥符塔、文光塔，高耸在潮阳的大地，令人生发多少怀古的幽情。我就在文光塔旁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天天与塔影相偎，夜夜牵塔魂入梦。我常常面对它巍峨的身姿，遥想古代胼手胝足的人民，一块砖一块石垒建它的情景，由衷地发出对劳动和创造的礼赞。我也不止一次地登塔远眺，看东山叠翠，西岩漾绿，南海泛金，古城新楼簇拥，人们盛装笑脸。我感受到历史进程的急速，一种美好的感情不禁充满心头。

在潮阳住得久了，经常听老人们讲述关于古城的一个个优美动人的故事传说。萧端蒙一棒打死江西王，陈北科以松果冒充荔枝戏弄嘉靖皇帝，龙井渡头林绍写休书，大峰和尚施仙法建造和平桥，进宫两年便去世的“粗皮”皇后，还有能驱邪治疫的桃花仙井，“仙屎吃不

着，吃着癞哥屎”的望仙桥……故事是那么娓娓动人，寄托着人们的爱憎和对生活的憧憬。

我爱听那富丽优雅的潮阳笛套古乐，爱看那气势豪放的潮阳民间舞蹈——英歌，爱尝那甜津津的姜薯汤。这些独具特色和风味的艺术、物产，正是潮阳引为骄傲的古代文明的结晶。应该庆幸的是，近几年来，传统的文化艺术遗产在潮阳得到了发扬，焕发了新姿。两本《潮阳民间故事》相继问世，获得了读者的喜爱；笛套音乐被录成音带，发行海内外，令多少知音击节赞叹；英歌舞走上电视屏幕，省歌舞团还把它搬上舞台，带到国外演出……

而更令人动情的是，我每到一处，都会听到海外乡亲热爱故土热心乡梓建设的动人事迹。潮阳旅外乡亲二百多万，过去，他们的祖辈噙着别离的眼泪在龙井港乘红头船漂洋过海；现在，他们带着思乡的热切情怀，远涉重洋回来寻根问祖，共商建设家乡的大计。

呵，潮阳，古老而美丽的侨乡。你不是被人称为船地么？如今，你这艘巨轮，正满载着海内外乡亲的美好愿望，向着幸福的彼岸，斩浪向前！

1986.3.